郭襄靖公遺集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四

莆中　郭應聘君賓著
年友漳浦朱天球君玉編
門人泰和郭子章相奎訂
門人晉江王任重尹卿校
不肖男良翰　梓

書翰　廣西巡撫

柬殷石汀

恭聞廣中諸路俘獲多功仰仗威稜籌畫先聲奪

人嶺海廓清釁叟勳庸當與天壤並永矣忻賀何可言此時惠潮想已報捷爺章程既定將吏趨命不遑毋煩節鉞移鎭是所至懇府江功次擒馘四千二百有奇雖穿竄草石者未能盡剷而遠近諸猺無不落膽懾息昨撫夷道揭稱荔浦永安一帶諸獞處處願編籍爲氓立里當差蓋朦朧三峒及仙迴高天蒲山諸巢蕩掃足寒羣醜之心士民皆云曠古之所僅見者也非仰承神算何以得此但咽喉之地關係匪輕善後之計不可不審尊教誠

洞獨之矣諸道議於三峒改南源峰門二巡司爲
土司募兵一千五百名仙迴募兵一千名各耕守
其地東岸議於地名水漨亦立一土司募兵耕守
並復廣運足灘二堡但三峒仙迴地廣且饒而東
岸地或不足稍費兵食耳府江道欲添設叅將於
昭平撫夷道欲添設叅將於荔浦分守道欲移總
兵於昭平愚見總兵係統轄全省移之昭平是以
偏裨視之也此議似屬非便東岸雖多逃賊然民
獞錯處其內則皆富賀地方亦鮮連合之患若西

岸之賊向皆三峒仙廻永安諸巢糾連出没且三
峒內連陽朔外通洛容及柳慶諸賊則荔浦尤為
要害金之說似為長矣必不得已則參將往來於
昭平荔浦之間亦計之得者總之府江善後之費
當即取諸額用之餉必不能如永寧之例歲歲仰
給於藩司也鄙意中旬前後一面報功將屯兵耕
守諸事宜一面處置留都司王承恩暫理其事考
事勢孰為緩急輕重而後具
題添設何如昭平復縣之議守兵諸道親行詞三二二一

河西爲極勝之區此本地方大計誠所當從鄙意
亦須地方畫寧而後立縣設官以施禮樂教化之
事方爲停妥不然不惟目前版築之煩而防守之
費當益倍矣耑請剖示報功疏並望賜教尤悰

柬槐衾戎寅

承教備仞加意隣封但倡亂之黨俱係切近懷遠
縣治及板江一帶諸猺其與靖州綏寧隣界諸狑
狪原無干預惟恐兵進之後諸猺或奔越界外故
有遏截之行爾此間官兵正月初三日已集融縣

漸次發行各賊聞風糾衆數千船三百隻出至融縣長安鎭地方爲拒敵官兵之計被把截鄉兵邀擊生擒五名斬級一十九顆奪賊船三十餘隻初五日已發兵長安鎭計此時當與賊交鋒矣審據生擒獞賊云若拒敵不勝方退遁郡鄧大山此山卽黎平之界也大都諸賊必無遠奔湖貴之理特防範不容不嚴爾借重威稜羣醜自爾讋服何寡弱之足慮哉草復

東呂豫所

府江之役仰承石畫收功萬全賊遺田地盡議屯兵耕守從而開通水陸道路雖初年稍有所需一勞久逸真地方永世之利也懷遠之師挑選精銳并新調之兵實數三萬有奇其勢不爲不厚但倡惡諸賊近糾板江以下諸猺出長安鎮阻兵其生擒者多板江之猺也總兵該道决計并剿覘原議獸剿近縣數十村其難易似有不同且彼中雨雪連旬士馬有凍死者各兵進至丹陽復退出一舍休屯長安鎮待晴而發幸諸賊恃險自固或無他

逸之虞耳顧主帥偏裨各以意見多相舛迕而呼吸機宜又有難以遥制者未卜其底績何如即日親往調度矣先此附聞尚容嗣報

東殷石汀

蒼梧守道入省聞翁將移鎮羊城不審果否府江殘徒𠞰剗殆盡諸道皆云今惟屯兵耕守從而開通水陸道路誠永世之利也惟懐遠之師初八日自長安鎮發兵十一日方抵板江緣板江以下諸猺臨時叛撫則衆寡難易之勢與原議既有不同

而王世科等各執意見幷從東路而行且欲先內剿倡惡而後外及黨惡之徒與主帥甚相矜迕又值雨雪大作兵無棲身之地至有凍死者未有一刄之交一矢之接各土酋賭相結約遂夤夜退回長安然亦僅一舍耳使休養銳氣稍俟晴明而發亦無不可者廼將怯兵怠逃歸者十之三四矣雖有續出東蘭常起雲勁兵三千思恩永定等處兵二三千名恐渙散之勢難以卒集爲之奈何連日多方催督破格鼓舞不知可濟於事否總兵談道

惟以參究爲足了事殊鮮討賊之意可痛恨甚矣
可痛恨甚矣唐溪南公相議姑且置之看其果不
能集果不復進而後會參此意甚善府江功疏諸
司皆勸亟
題恐將來與懐遠參疏相併功罪或有未別也不獲
已差人徑往雖各哨尚有續獲之功不及待矣惟
翁亟賜遣行至懇至懇聘爲懐遠一事憂苦半年
形神交瘁廼今亟進復退欲俟秋間再舉豈蹇劣
孱弱之所能堪擬將來於懐遠疏中力懇休退別

選才望以充此任此肝腑之言非襲套也望翁存以敎之鹽船自十月初發去至今尚未回轉則求一歲三運恐不可得矣併白

柬張鶴樓

生命蹇才蹤值茲多故府江之役方幸告成竊擬移師聲罪一舉了此省他時徵發之擾生亦緣之求退爲救水圖不謂天時人事不偶乃爾初聞之亟欲從重題參乃藩臬諸司力以左次無咎爲解且恐重

廟堂南顧之慮姑且置之以責其成耳唐溪南按院意亦云云伏承台教仰見門下為桑梓厚念為不肖忠謀豈區區及將吏輩已耶行且以雨雪連旬阻兵未進請增調勁兵以圖萬全意聞之于朝其縣鎮之防業已申飭之矣附謝不盡

柬許厚菴

府江之役仰仗庥庇幸已告成竊擬移戈西向聲罪懷遠倘可伸威雪憤從而休兵息民寔所素心不謂天時未順雨雪連旬嚴凝凛烈之氣殆粵中

數十年所僅見者坐是兵士不堪苦告休息即鶴樓文臺諸公亦貽書切以爲言與其輕進取敗不如重發圖成不獲已完師以退矣顧原議摘剿倡惡諸巢近板江下猺與之合黨則衆寡難易之勢自有不同秋間特舉勞費更倍奈何

柬陳幼溪　蔣松屏　張鳳臺　許益軒

僕命蹇才疎値懷遠意外之變焦勞半載形神交瘁竊擬移戈一舉足以雪憤伸威免他時徵發之擾從而休兵息民與地方相安無事僕之本心也

不謂天時人事不偶如此祁聞官兵左次長安甚
憤各官無毅然討賊之意徐察之雨久不止不惟
寒凍異常而溝盈泥濘人馬病之深入賊地恐非
我軍之利張鶴樓徐文臺諸公貽書皆以爲言則
完師而退選鋒再進未爲非計也第未有以仰副
廟堂討罪之心是所夙夜惶惕耳府江自疏聞之後
擒馘又數百功詢之各道僉謂永無後患其一二
逋匿殘徒業已行令招撫安插矣所遺田地甚多
方在委官清勘擬給還民業之外盡以屯兵耕守

改昭平坐鎮都司爲条將復四廵檢司爲土司即
以有力量頭目充爲土舍守三峒仙廻両岸諸地
久安之計斷在於是候會議歸一方敢具
題其条將擬以掌印都司王承恩任之出與議也善
後之事已一面屬之經理矣望一預達職方暫停
他推是所祈懇

柬殷石汀

閩節鉞移鎮羊城傾瞻彌切懷猥近日復寇長安
之罡頭村其黨以數千計賴守兵奮擊大挫而遯

擒斬雖無多而棄甲倒戈亦足以少奪其氣矣但
報復之心未已則防守之計日嚴如餉費何後著
之舉縱不能如李總戎所議大都非多用浙兵衝
鋒必難取勝借調東兵勢不可少藤牌鳥銃皆軍
中所急需者不獲已并以咨瀆惟預行所司早以
賜用不勝祈懇

又柬石汀

藩司承差回得奉手翰知嶺東已奏凱且節鉞回
端有期喜極喜極府江屯守諸事已有次第今往

來無少驚虞非仰仗威德何以得此惟黎福莊一黨尚衆王朝器遂有其地仇爭未已近且波及高村爲挾招之計蓋掣兵封刀繼以撫處此必然之理也生之督晉亦屢屢矣所司以陪送直指公之故不暇力行之彼醜欲歸無所卒致奔突今該道已差官招之而王朝器亦回仙家冲故處諒可無患矣懷遠諸猺自長安再挫後今不復出聞有求招意該道責其獻出首惡尚未卜何如要之羈縻之策終不可少也惟秋舉之議總帥其難其愼主

於廣募淛兵而公帑苦於不繼諸司道皆有難色即擬奏留事例贓罰僅二萬有奇欲望內帑之發他省之助恐必不可得矣落落難合賤體且病奈何惟翁軫念不吝督示庶得奉以從事也東事雖竣淛兵萬乞盡留以惠西役至懇

柬趙汝泉　史蕙津

懷遠諸猺兩出長安鎮皆被兵民大挫而遯今不敢復出且告招矣但黨與頗衆非分道夾擊不足成功湖兵之借初擬五千後慮餉餽之難乃以三

千爲請令以得名名實數方可以成一軍倘得添至四千五千所謂多多益善者也不然恐勢薄而賊敢於我抗矣萬惟留神督發大都以秋仲之末秋季之初爲期也申懇不一

又柬蕙津

僕以菲庸當茲多事之地府江之役頃方告成竊擬移戈聲罪懷遠苟足伸威雪憤從而罷兵息民與地方更始寔所素心不謂天時未順連旬陰雨士馬有凍死者諸將吏懇以爲言不獲已完師而

退矣秋間特舉議借永順一兵由靖州取路以出其後成腹背受敵之勢不能不仰控於鄰封也倘藉成厥猷剗平醜逆大德之在西陲豈淺鮮哉或議兵從播楊所而進使黃土諸峒不敢驚疑未審地利果便否附濆

柬萬合溪　俞虛江

僕奉職粵中前後十有七年諸猺蚕食之害所目擊而憤心久矣輙不自揣冐然爲之幸爾告成寔出意擬之外今孤舟夜泊無虞修荔諸猺悉告編

戶非仰藉寵靈何以得此惟是懷遠聲罪之師竟
以雨雪未果至煩特舉之議勞費倍蓰即不才之
心力亦旣殫瘁矣奈何閘敵郡地方未靖日暮塵
起剽刦無忌勢將移之城市亶之歲惡尤有足虞
省門下以一夫不獲爲念其何以銷兹禍萌俾濱
海殘黎永享樂利之明賜耶懇切

東方瞻崕

去秋聞吾丈蒲服東歸屬有兵革之役弗及一慰
缺然久之無何彼中之跳無問識不識爲之錯愕

不平夫事脩興謗德高來毁自昔記之然未有顛
倒白黑至如彼人也高太湖憲長暨南寧倅劉維
藩者皆至自蜀中弟得詰其故甚悉固知青天白
日無有於浮雲矣及見部覆之文近又見省中封
事信美玉雕磨益光奚足以損而彼人者祇自爲
累爾役回承教并示所由彼人之心事尤可識矣
僕以菲庸濫叨重寄役役干戈之務殊背夙心府
江之役頃方告竣行復有懷遠聲罪之師形神交
瘁采山釣水之思日切切爾他復何覬哉人便勒

此不盡

柬殷石汀

差役回送承手翰并公移賜教盖翁尚未聞官兵盡散猶惓惓示鼓舞激勵之意如此生連日與司道總帥計議稍有次第除湖兵狼兵外浙兵用七千二百名而總哨員役不與焉借之東省者五千取之福浙者二千二百然總帥猶萬不快意云若少一名彼斷不敢擔承其執議之堅乃爾總之無非慎重圖全意也但福浙之募原非

題請未必可得幾何所恃最便者惟東省耳所仰賴
者惟臺下主持耳况嶺東大捷已奏東南二路各
營兵俱屬空閑分此五千之數計易易也脫嶺西
有所舉動必不宜專用𤁋兵即以原在嶺西者用
之足矣萬祈早賜處分似此規模非八九萬金不
可而善後者尚未計也此外欲作小巧工夫或掩
樸近村或懸購倡惡或摘用土官無不極意行之
尚未有應之者而總帥該道皆有難色以為必舉
大動衆而後可以圖成必𤁋兵銃手而後可以取

勝舍是無所謂奇策也故不得已復有奏留之議惟翁慨然會行庶可得請也尤懇生多病積弱自度不任驅馳敢曰高尚云乎屢指示勉強支持不敢輙萌他念然如惧事何胡大叅順道過家實出省覲至情且其意不欲遠離親側倘赴任稍遲得免入覲之行尤一便也敢爲預申此意

又柬石汀

林道乾挾衆出海無非逊生之計恐目前只流突閩廣海澳未必遽投異域但此黨甚悍非他寇比

爲今計可防而未可圖也門下所示盖洞燭之矣倘在近島卽設法招之亦無不可不則果投異域又將有勾引之患閩廣之憂方大矣桑梓在念兼有并州之思敢吐其愚如此

東内閣冢宰

府江自收師之後水陸底寧遠邇稱快屯守諸事業已處分非仰仗寵靈何以致此善後之請所以銷萌保泰爲地方永圖非敢爲是多事也懷遠叛猺頃復糾衆突出長安鎭爲報復計被守兵要擊

大創而遁所傷溺頗多生縛數酋已顯賞之法今與居民尋盟不敢復出矣但徒黨甚繁且恃堅甲之利若深入致討與應兵不同總帥之議謂狠兵不足專恃必增募浙兵以爲先鋒撫非愼重圖全之意顧餉費不貲帑藏難繼不獲已有奏留錢糧之請統乞允行

副東呂豫所

向者懷遠之舉李總戎實司總統之寄聘以府江之役未竣不及親往凡軍中事宜雖有定議而臨

機制勝悉聽便宜行之及兵至融縣賊出長安總

戎與叅將王世科意見乖迕總戎欲先剿外猺叅

將欲先剿内猺又先差人進入三甲脇取印信欲

少需之以待其出彼此方在持疑值雨雪大作連

旬不止跋涉愈艱兵心寖以困怠遂不果進此則

王世科之過也聘初聞時甚憤裨將不受節制主

帥亦鮮調度之宜徐察之雨多泥濘寸歩難行夫

亦時勢使然耳完師以退未必非我軍之福也後

印信果於彼時報獲特王世科此計不與總戎協

議盖將官詭譎專功常態致生嫌隙耳按院與聘各節次差人至彼中探訪兵過長安方四十里尚在融縣之界一矢未交一卒無挫又張鶴樓諸公寓書備言難進之因乃敢遽實以聞其疏則出按院所具也恐重

廟堂南顧之憂輙敢瑣佈府江地方誠不意有此帖服即不復土司不用屯戍亦可慱二三十年之安但以此機會而苟且塞責不爲永久之圖萬分可惜况腴田十萬而山中竹木香藤之利甚多若不

招人屯種則遠近猺獞垂涎者多久而招羣引類
日侵月削又將數百里之疆土而棄之矣且所借
司餉五千梧餉五千次年即可扣償其他皆府江
原用之餉則亦何憚而不爲哉所招屯種之人或
兵或民皆從其便令住居耕種者已十之七八矣
土司亦非取之土官但有力量能管束衆人者即
用之今俱有次第矣非如古田之費力難處也惟
昭平設縣各司道力以爲請固保安地方至計但
一時似覺多事必俟三年之後積其餘餉方可圖

成故可以預議而未可以遽設此職之愚慮也均

惟主持地方幸甚

東吕豫所　陳幼溪

懐遠之舉總帥礽議除狼兵湖兵外用潮兵二十

六營生與之反覆論較深以餽餉之乏道路之擾

解散之難爲憂今稍從減省議借廣東浙兵五千

又於浙省增募三千四百名但廣東方有海上之

防恐未必如期借用至浙省之募非奉

題允尤恐彼中慢視不肯慨行如何如何然生不才

猶竊有請焉聲罪之役與除患之師不同除患之
師非根株悉拔不足以弭後患聲罪之役主於伸
天威正王法不在盡類而殲夷之也況諸猺之變
本於縣官所激而長安兩挫擒馘幾四十徒傷溺
死者尤不可計印信亦已退還以十萬之兵從事
於不毛之地非不可快心於一逞然如勞民耗餉
何此生之所深憂而甚懼者議者欲乘乞招之時
暫示羈縻之策通以間諜假以從容責令各巢擒
獻倡惡與衆戮之殲渠魁而脇從罔治則滅未寧

不伸法未嘗不正而地方得免用兵之勞擾輕埀
較然此又生之所自知而不敢自言者已行道爺
等官密切圖之然不敢必也一面徵兵聚餉爲大
舉計矣倘
廟堂之上有厭兵重餉之意於奏留錢糧旨内示以
相機剿撫聽其便宜則將吏之奉行尤不敢不謹
矣此意不敢他白盖恐不亮者以聘爲塞責了事
則生之罪尤無所逭矣輙以顓請統惟指示

柬俞虛江

春來屢塵誨翰深荷記存李山人使至復承手教
感戢何任山人不入省門至陽朔始折柬相示殊
以此地爲安其辭曰糊口之計豈自昔騷人達士
雲霞麋鹿獨得之趣固然耶茲已作書趣之且當
爲一力之助不審其高志竟可轉移否府江仰仗
寵靈征後甚妥招出殘孽僅三四百徒亦就安插
矣山人來書云數千里盜賊之區今可以通夜而
行獨舟而遊非謾也惟懷遠之役尚需特舉耳近
閱報二華公被宸眷甚渥我公北行之命在旦夕

矣生也神力交疲長林豐草之思日惟切切復有他覬耶役旋栽謝不盡

柬李山人杜

頃得虛江來書云山人將入粵挈家東歸日惟馳神冀諧晤語忽承翰教喜不自勝視之則發自來仙洞已邈然不可即矣悵望何如古之達士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山人幽致高出流俗萬萬鄙人何敢以塵囂之說而溷玄漠之思顧友朋之情桑梓之誼亦有不容以竟閟者山人蓋嘗慕

少陵之風矣洛城胡騎與溫陵之安何如錦水澄悠與荔江之險何如而宵立晝眠俛仰蕭瑟之悲少陵或不免焉山人非避地者豈眈志蛇豕之封而終悲刺桐之戀耶山人試思之虛江寄言申申相屬輒敢傾吐干兩如此他不多及外具白米二石少將問勞之忱倘脂轄道途則一力之助鄙人所不吝也諸惟心炤

副柬陳與松

執事者弘猷邃蘊雅負經綸鄙人所敬畏久矣嘗

私自儀想充公之才之志必將翱翔千仞儀羽清時廼坐求全之毀竟以不白孰不爲公惜之來教云云有未果忘世之意視彼悻悻窮日者何啻萬里則尤鄙人所敬且畏也顧人生顯晦升沉莫非定數有所啬者必有所豐天道栽培之機自有不爽者在二郎性資問學已自不凡茲日聞嚴君詩禮之教所以磨礲德業養其中才又不特取青拾紫之爲易易也以此較彼孰得孰失孰重孰輕公達觀之早矣況公之事則誠屈但一寘覲察之列

便難改移孫栗亭霍勉齋二公皆在被論而不在考察其機會不能無別者固然也公之事體大都與敝鄉戴筠臺例耳且近例甚隘止於境內而不敢旁及鄙人愛莫能助爲之奈何恃在知已輙敢傾吐

東殷石汀

承示懷遠之事當以多調狼兵爲主誠至論也廼總戎及該道之意堅欲廣募渹兵聘與諸司道再三論較除借調東省營兵及湖兵外尚募用浙兵

三千四百名反覆辨議不啻聚訟不獲已遣官以往不知禾山年兄肯作戍幾何以勢度之恐必不可多得也所恃者惟東省營兵耳大都猺非獞比而鐵甲之利上游之險又非他猺之比狼兵長於搜捕而短於衝擊若非浙兵牌銃狼筅不足以嬰此寇之鋒生晝夜籌度固不可過於張皇而亦不敢視以忽易向者兵退之後二月十三日諸叛猺復出長安時求寧下六里以及上油都早諸猺皆陰有蠢動之意幸而兵民要擊賊大挫遯而諸獞

始復畏怗此實湖兵鳥銃手王鸞等二百名之力也然則此舉乃諸夷觀望所係不獨一懷遠也可不爲萬全之慮哉以區區愚計討罪之師苟可得罪人正王法足矣此舉只以一月極至月半爲期隨即撫處則客兵雖用而費亦不甚多即府江之餉或足了此儘奏留之數幷分外搜括以充之可庶幾矣嶺西之役既不可已東省營兵先借五千以應西舉餘皆休息養銳待西事稍竣量留狼兵數千善後其餘盡數東發順流直抵從天而下如

摧枯拉朽耳不亦彼此兼得乎謀之總率司道皆以爲然顧𤇆察焉各土兵已差官分調矣仰望威嚴督行督責得在八月齊集則萬分之幸也至懇但總率閒報賊徒不下數萬欲爲一網打盡之計此不惟於心不安亦力所必不能竊恐四面皆敵所係非細故也再三思之若不大加分別如翁古田成算則事勢大有足慮萬一失悮悔何可追總率及二道惟知以賊衆兵寡爲辭不思箇中稍尋簡易之法而二道之拘繩守墨尤甚雖言之諄諄

督之屢屢恐未必能有為也茲復申行之矣府江道轉蒼梧分守代之者福建叅議徐君作也府江善後事體正在緊切擬留鄭君暫理三兩月何如

柬殷石汀

連日迭奉台教知東事大定翁所以為西事謀者無不根極要領盛念撫處分別此不易定論業已再三督道叅及推官高曰化為之而實心處理者甚少即向日板江諸猺合黨拒敵皆坐此輩所誤故也生向亦有若不肯分別而必為一網之計則

鄙人惟有引去聽諸君自爲之詎奈拘拘者之不能有濟何近不得已行撫夷道協之矣想藩臬二長能道其詳也藩帑餉銀尚十萬有奇當專備永寧之用奏留約可四萬民欵馬價及稍無碍者可得二萬鄙意且儘此數用之或可不必多益也浙兵雖募必不能多得但得東省營兵如數蚤發亦可無藉於彼矣府江所費餉銀僅及二萬方總帥初至閱仙迴圖用甚有難色亦有募浙兵之議生堅執不從不獲已許募鳥銃手二百名其意實以

備懷遠也若如所議則府江之餉且倍之矣大都近來將官慣用募兵未必盡有他念李帥忠勇任事特其意謂先剿而後可撫與我輩議論不同故作用不同耳官鹽已到省下每包定價八錢未有應者聞鹽色稍不如前大率用再減三四分方可易發李大參即日以賞捧行吳大參望速促赴任鹽法必有專責庶經理爲便也地方事體苟心力可盡必不敢自懈秋間決擬親往視師何至勤煩台駕如來教云云耶草佈不盡

又柬石汀

府江收拾停妥江道坦行無一非翁鈞威石畫所致諸道之功固不可泯而鄭君茂經理善後勞績尤多但屯守通道彈壓處分各項事體甚繁且難所賴以守之有恒行之無弊惟存乎人代者清妙温雅誠有足稱而揮霍棓當處置精妥如鄭君之才可易得哉議者謂將府江敘錄之功請如張松林故事責之久任而移代者以補清軍等缺使始終以一人任之則必能仰體我翁甚定開闢盛心

所以銷萌保泰貽千百年之安者在是也連日籌度終以里閈之嫌不敢自決敢以請之門下倘賜裁可望卽具疏先發而後行會諒溪南公無有不從者此疏必仰祈大作仍借重昂言於廟堂諸老庶可得請若生則不敢輕具亦不敢輕瀆也留者未必甚願移者未必不喜我輩總爲地方大計非有他也

柬劉念菴

丁卯之秋弟以藩參入賀載奉色笑少展闊私别

來蒞前歲華勗勤兵革一緘之敬五六載不能通
且恐故人洗耳也龍渠公來遠屢翰刺之辱宛宛
如對仰見兄丈超情埃壒適志煙霞春色秋風無
非樂事天壤間何以代此顧兄丈文名日高著作
日富逌獨吝一惠示得無鈞天之樂非里耳所傾
者乎弟以顓蒙濫叨遝寄役役干戈之務殊背夙
心蘭水壺山夢寐相親久矣以疆埸多事義不敢
言耳仰頌東籬之歌五湖之記祗增媿悚勳臣遠
使禮非敢薄特荒涼之地無以爲情爾歉甚歉甚

柬殷石汀

昨承手教林酋挐家僅三船下海比其勢已無甚可虞適有自閩致書者云此酋見泊漳潮島嶼間未嘗流突蓋無非聽招意也計此時廣中已處分停妥矣懐猺節行該道撫處分别且聞縣鎮居民令通濟米鹽者甚多則尤易爲之時也在各道力行與否耳總帥之意今亦頗悟云但得東省營兵五千如數卽發益以西省操兵長安守兵卽當率之以從事猪肉河潯諸賊隨立堅營板江相機剿

撫不必專待潮兵亦無用久役狼兵矣審爾則土
程不尤為簡易直截者乎謁見時惟門下一面命
之

又柬石汀

懐遠事屢廑誨指敬當佩服湖兵一節巳摘行司
道議處矣此兵之借本非得已一時文武同事之
人皆謂非此不足以成夾擊之勢至云當以萬計
於時姑議三千蓋誠慮餉餽之費驚擾之患約會
之難故也大都撫安分别最為目前急務如果談

道以實心實意爲之則三面皆固羣黨且攜工程
稍簡而易即靖州五開二路仍用把截足矣雖經
具題亦何嫌於中止耶生向發奏留疏時致書豫
所公亦具道此中剩餉不敢輕費及討罪之舉主
於正法不在多戮爲功之意請於題覆疏内許以
相機撫剿之便計藩臬二長已面陳之矣承敎清
海大疏淵猷石畫翁所以爲東南百萬生靈計者
何其至也此役竣則嶺海真稱無事矣張鳳臺侍
御至備道

廟堂以翁勛甫盖世旦夕寵晉樞衡所少需者欲了此寇耳嶺東疏入且先有殊常之恩命矣附此預賀

又東石汀

承差自京回得本兵覆疏懷遠添兵事體悉如原議矣

廟堂之慮無不周詳而二三老手書與門下及生所惓惓分別簡易之意尤相符合真可謂明燭萬里之外矣仰體尊教湖兵決計不用矣其他欲為巧

取之計惟有掩襲購擒二策而已訪板江諸猺方
立柵自固所以防我者甚堅掩擊之計既不可施
而猺人報復念重非有大兵壓境即以重賞誘之
無肯縛其首以獻者則購擒之計又似不可必遂
反復籌度惟先行撫處大加分别仍用狼澌全師
而進止處近江近縣之寇則工夫簡易直截兵不
久勞餉不厚費罪人可得王法可正即吾事畢矣
此皆翁之神算也亦不失生昨歲原議以全師而
行摘剿之意也計

廟堂之意斷不越此愚慮以此爲必可行若總帥該道不力行之猶肆他說以搖奪阻撓則生寧親督之以從事彼中卽不煩主將亦可也我輩之心主於完公家之事不以一毫有功之心存於其間則馬往而不得哉卒卒附白

又東石汀

差役回承翰示懷遠事宜備悉推誠至愛感激感激此事當從簡易實生之初心也卽今春兵退之後總帥該道務爲張大其事生與之反覆論辨動

氣者數四卒之稍從淛兵之議者竊慮東省海上之防未可遽撤未必如期而應故也既奉台允則淛兵旨可不募矣然又竊思之懷遠比古田事體相去遠甚當時所以爲必討計者以部科責成之切故耳今

廟堂之上既從寬假聽此中操縱緩急之便我輩何苦汲汲於勤師動衆自傷陰隲且以勞擾此一方民哉鄙意暫停大征之議惟專事於購擒掩擊二策假之歲月以圖之當無不濟者違日因直指君

閑門服藥候一面議即有以復於門下也生即緣此得罪欣然歸田里中矣附請

柬胡廬山

兩載追從日承欸益匆匆為別平生中曲所未傾吐者尚多迭承手教轉益悵然吏回得悉太夫人起居且聞榮涖有期尤副東人之望殊慰地方之事屢歷傾示固所以軫念西人其垂情於僕者尤厚矣小寇不煩大舉此僕之初心也順剿之議意正坐此不謂天時人事輒爾相左至有特舉之圖

然設法撫處大加分别以安其反側携其黨與而
專事於倡惡諸徙此又僕之所惓惓切切而責成
於共事者也顧總帥輩動欲張皇其事僕與之反
覆論折動色者數四始稍就省約此心之苦其疇
知之近得
廟堂諸老手書有聽此中操縱緩急之便大都與尊
教多同僕愚欲暫停此舉而惟爲購擒元惡之計
何如尚需請之石汀公方可定議也賦役書冊已
領旋當奉以行之

柬詹咫亭

憶在嶺南重承教雅別來忽逾七載羈蹤嶺徼卽尺素未由一通負歉何如惟公直節儒望中外傾瞻新聖當陽一時臺省坐言事褫職者皆光復其舊旋且超列崇階公獨假重外藩未卽徵入此其故莫得而究詰矣傳聞當事者稍從委曲以避諸閹豎猜心卽少稽臺寺之遷而公之清聲正氣益足以鑠古今播華夏矣何遽有謁歸之念耶不才淺拙公所稔知者疆埸多故匡襄無能役役干戈

之務殊背所習壺山蘭水時在夢寐中矣眞切

又柬咫亭

懷遠事僕本心欲從簡易主於得罪人正國法足矣廼總兵談道必欲張皇其事僕與之反覆論折動色者數次而彼輩動諉之難致有湖淛諸兵之議今俱停止不用矣石汀公長嘆其爲總兵發乎爲僕發乎僕年四十方得子老母年且八旬用兵之事萬非得已豈欲以誅戮爲功自取幽明之譴哉會間萬致鄙意尤懇

副東張鶴樓　徐文臺

地方事僕深以勞擾爲憂㩁擊購擒之計行之屢屢未有一應之者二策既不可施則惟有大征而已然驅十萬之兵竭全省之力從事於不毛之地如毒民耗餉何且猺黨以數萬計若不大加分別設法招懷則玉石俱焚之慘於心既所弗安而四面皆敵兵分勢薄可爲制勝之完策乎況湖澌二兵石汀已决意不用矣尚可不尋簡易之法而漫然爲一綱計哉近本兵題覆有議定師期奏報之

文其意以夷情重大操縱緩急悉聽此中酌處諸老手書亦皆云云尤有屬望巧取之意無非爲地方省事計也僕意購擒首惡似爲最便必不獲已以全師專向近縣近江諸猺庶幾事體稍簡而易也何如

柬殷石汀

近辰沅史兵憲揭稟永順土官男年幼與鎮溪保順仇爭聽勘難以應調且備言騷擾之害我翁之見何其神耶李帥所薦原任叅將吳良知已爲本

兵取去即㴉兵亦未可必矣今所恃以前鋒者惟
東省營兵耳李帥探訪賊中情狀云村立木柵舟
罟獞竿河列簰寨水陸之區晝夜爲備則此賊誠
未可以易與者即大加分别而致力於淺近之徒
恐吾之用撫雖誠彼之蓄疑未已糾連之患終有
可虞此規模不宜太寬而兵勢決不可不厚也李
帥云營兵盡須㴉兵若襍以廣兵必不堪用望翁
於嶺南嶺西等營早賜允發庶可濟此大舉也慶
遠三州已報出兵矣永寧唐知州帶出獞生五十

人赴提學道考錄皆明官語通句讀循循有可觀者真太平景象也翁聞之當爲一快行且多給衣巾使彼速知爲善之利久而風移俗易賢於十萬之兵矣翁之德在西陲不與天壤并永矣乎生近聞大功弟之戚傷情殊甚餘悰不及縷陳

柬陰月溪

廣寇林朱二黨懾於東嶺兵威挐衆航海閩泊在蓬湖島中盖漳潮之交也廣中之戒方嚴恐其勢將奔突爲濱海之擾而秋冬勾誘之患人方憂之

敝郡傷殘之後戒心尤切仰仗高明飭防舊衛所以嚴於先事者計無弗詳顧守令在地方於修攘最切昔人所謂賢於勝兵萬人者非虛語也覲典保留雖有通行禁例然郡邑安危所寄則固有難以槩循者矣惟執事垂意焉閩南百萬生靈之大幸也生碌碌西陲無能裨濟老親多病呻吟稍娭冬間擬即投劾去爲菽水計矣惟獨憂鄉邦未靖恐無所於歸爾

東趙汝泉

奉手教惓惓仰見門下軫恤邊檄盛心非惟爲楚
尤爲粵也雖該道意在免調而翁猶委曲督行非
一體高誼何以有此近石汀頗以爲言輙議停止
顧靖州一路寔猺寇奔逸之衝議者謂郎不得鈎
刀手亦當用勁兵一枝以扼其後庶賊可成擒且
免震鄰之患聞彼中有十三哨打手亦稱勁悍不
審可用以進否又聞苗兵多與黄土都天横嶺諸
峒人有讐此間方招徠諸峒使爲我用若以苗兵
經擾其地勢必驚潰是又益一敵也必打手非

夙仇者方可用耳事在彼中難以遥度審酌機宜

惟門下裁示

柬内閣本兵

役田奉咼札及公移俯示懷遠機宜不勝佩服諸猺之變本由縣官激成而一時造孽者寔惟近縣近江諸寨以故前議選鋒薄伐期於得罪人以伸國憲足矣不謂阻於雨雪致有特舉之議誠萬非獲已之策也聘自數月以來所以爲掩擊購擒之計者不敢不殫心力顧諸猺方長安再挫之後聲

言聽招通濟鹽米無何其疑愈蓄其防愈堅欲以偏師搗之則山深路隘難以突進而尤難以輕出又猺人報復念重即懸以千金之賞無肯縛其首以獻者二計皆無所用欲姑置之而徐為之圖則兵威未伸撫處不固近邑逼於憑陵他夷伺而煽動是重有可憂者且長安守卒日事戒嚴罪人未問而兵食已坐困矣再三籌度惟極意分別設法撫安使三面皆固而以全師之力專事近縣近江諸猺主於聲罪不以殲殄為功則事體稍為簡約

時日不必久持而餉餽之所省亦不貲矣此督按與司道各官詢謀僉同及柳郡諸縉紳力贊其議輙敢以請湖兵已行免調㴻兵止募二營本省土兵亦報赴調矣計期當在秋冬之交也即今尚多方計處倘可撫而定可誘而擒則猶可及止也俟處分既定師期方敢題知耑此先白

與李少梧大叅　劉巨塘憲副

廟堂既不欲窮治且不欲急治而尤惓惓於奇秘省懷遠之事

便之計甚盛心也僕之爲此謀亦殫竭心力矣顧其黨甚繁其防又固一切掩擊購擒之策卒無所施欲姑置之而徐爲之圖不惟長安鎭及融縣可虞即永寧融洛諸獞見猖狂如彼者且置不問又何所憚而不爲惡也二月十三日諸獞再出之時四處觀望待釁而動幸而銃手敵退衆方稍息此寔賴天威所致公所稔知者不亦大可畏也哉況本省各土官今年稍知畏懼一聞調命即陸續以兵期報其事似難中止今惟極意分別設法[illegible][illegible]

使黨與旣携四面皆固而以全師之力專向近縣近江極惡數十村苟得罪人即可完案不以窮搜遠討爲功庶幾事體稍爲簡約時日不必待久而餉餽之所省亦多矣今湖廣兵已不調潮兵亦止募一二營一面尚多方計處若可撫而定可購而獲則猶可及止也必不可得然後舉之計期在初冬之候也倘

廟堂諸老問及望備道僕萬萬不得已之意至囑

柬殷石汀

楊都司至在莊憲副之後得奉洛翰之示感激感
激本兵覆議云云明有稍緩師期以待東兵之助
豫老手書亦與及生者同且有不必急治之意我
翁沅江之諭尤爲確示顧此意行之已久牘之已
勤該道以爲十分難必之事近不得已遣蕭紳至
省令從義寧進彼中圖之看旬月之內若有消息
則猶可及止也生神力交疲老母多病念歸甚切
日惟望此一着即可完案進退固綽綽然矣未能
如意爲之奈何求寧警報未息已節行撫戢融洛

諸黨且發標兵三百守寧汞一百守汞福矣倘未能伐其謀但可伐其交亦可保無事也巡察公及一時共事諸君皆謂夷情伺釁而動叵測如此懷遠之舉誠不容已亦誠不可不爲萬全圖惟以大旅而殲兇渠此即省便之計也適沈右江楊稟上下猺籠及黄土等寨撫處俱有次第矣衆寡難易之勢似可槩見台示即令楊照募兵但許文病後事多廢墜科場鹽軍及製造火藥諸事悉待楊照以理似不如王瑞之尤便云兵乞亟募必在八月

念旬至融方可倘土兵既集賓慶二路則有難於

待矣至懇

副東呂豫所　譚二華

府江自數月以來通夜而行獨舟而往商民告伐

木者不下數千人行將覩開闢之象矣且軍興之

需僅錢二萬善後諸費計亦不過萬金而一二年

之後所蠲之餉足償有餘誠出意料之外者秋毫

皆仰荷成算何敢頃刻忘耶聘不才事出因人恩

頒逾分悚惶感激難以名言惟是一時共事各

未蒙風厲之典尤聘之所以跼蹐不安之甚者也其時大小將領固效驅馳追逐之能然監督副使鄭茂金柱僉事夏道南失謀宣力寔兼統督之事而鄭茂善後之勞與副使劉穩謀始之畧地方所仗尤弘左布政楊成參政胡直經畫樽節畢殫乃心大功之成始終賴之按察使高察每事賛襄副使劉廷舉留心紀察與桂林知府彭文質皆與勞之最者按臣聶䟽可考也統乞破格敘錄示勸事之勸地方幸甚

東趙汝泉

地方之事屢瀆門下深切悚愧顧以夷情所關重大仰惟厚誼知不為罪也靖州一帶逦猺寇必逸之區矜擬借兵永順於策為便繼以有故中輟而仰給十三哨打手腹背夾攻近得梘糸將報文夜沅打手僅可得千人其附近哨堡兵又鮮精勁止欲以備堵遏之役審如所云則奈何茲不獲已復有借募之議倘蒙馳檄所司亟行徵發討罪之舉所仰藉於威稜萬萬矣聘之感戢何足言耶冗中

勒此不盡

柬趙汝泉　胡公泉　賈介石

自靖州長安營抵太平河里諸巢僅百里許道坦而易蓋建瓴之勢也廣右之兵即發至融縣距懷遠計程尚八九日則皆逆流仰攻勢險且難若靖州不以兵進而惟以一面從事終非勝算且恐逼突湖界延擾諸苗則西師之罪何以自解耶此中餉需甚詘調募之費不貲誠甚憂之蓋不得於永順而爲是無何之策也即已差官賫餉赴二道門

下矣師期約在秋冬之交萬惟亟賜分處

東史瑞石

別敎所委敢不祗承顧清明之時自方面而上類多砥礪求自表見於世況粤西荒瘠之區稍知自好者必不甘心汚下以不齒于士類一時見在藩臬郡長委無疵議數時與唐溪南道長私議大計無可以應例是懼非敢欺也即一二離任官員廉之未得其真亦不敢率易具白有負枉問之意附

復

柬殷石汀

官役回兩奉手翰并示大疏簡明妥當斷然不可易矣俟將選兵而後題知尤爲確論感極感極渊兵調海南北二營并取楊照另募一營添用仰仞我翁區畫苦心尤荷楊照自端州回至今尚病已促之往矣第此官既非熟遊之地又非素轄之兵令其自募誠恐無濟於事即海南北二營方有海上之防亦恐該道未肯遽掣也況募之渊中者既杳然無聞而本省土兵出期且遥議者皆謂必乘

田禾在野不惟我兵得食而賊亦不得搬據若箐以飽待飢廼總戎及該道之意則又以土兵不足恃而必有待於客兵然則將如之何哉生自數年來遇兩粤用兵數次未有如此行難處之甚者也衰病交侵何時脫此樊絡百望指示俾完此地方一大事則幸矣統督將領王世科既非總戎所喜錢鳳翔僅可支持楊照且病惟王瑞會總戎於端州與語頗合屬望甚切萬惟亟發仍令與楊照同募兵而來庶幾不悞此舉也懇切懇切懇切永寧永福

之報俱稍定矣

柬趙汝泉

頃者顏啓馳潰討徹台鑒聲罪之師已訂期畢集矣探訪賊中動静所最憚者惟湖兵蓋兵精而勁既以素寒其心道近而夷又可直擣其背而臺端威稜遐厲尤足示震懾於遠夷也此路得進一軍則事半功倍可必矣顧求順之兵不敢固請而營堡兵壯必資厚集以成必勝之勢方爲計之全者惟亟賜督行不任感激

柬萬合溪

羅都事來得奉台教之辱慰仰何可言廣寇航海飄突漳南者患近而淺投竄異域者患伏而深如濵海之憂桑梓之慮何聞凝齋公祖即日鎮臨門下經畧賛襄所以措海邦於衽席者當靡有遺策矣或者天心厭亂黠酋自殄於洶濤之中則又意外之幸也此中府江之平無非門下夙晝即令孤舟獨旅水陸無虞商民告伐木者以數千計山徑大通茲漸治沿江繂道行將覩開闢之象矣何敢

怠何敢怠懷遠聲罪之舉與除患之師不同苟用
殲兇渠伸國憲足矣窮黷爲事非僕之所爲心也
府江費餉僅及二萬司帑羸積尚足支持近大司
農不允奏留之請盖知有此數故也門下惓惓西
事敢瑣及之

東殷石汀

連日迭奉台教仰見我翁軫念西事無所不極其
慮永寧報息諸兵已發回惟上宋嵩狼要尚有數
十徒出没理定江次已嚴行康仁防範此孽招誘

之情甚眞幸早覺耳密行永寧道設法購之特鷹
弓之鳥一時未可遽獲也懷遠諸猓所恃者山水
之險與鐵甲重綿無裹糧聽糾負重遠涉之理可
無患也榜示久已遍發亦分投差人開諭之蕭紳
在彼中聞亦有處分要之懸購終難用以羈縻分
別足矣各道參等官云此舉必不容已必不可不
萬全蓋非但爲懷遠計爲遠近諸夷計也楊照雖
病奉檄不敢不行旣蒙先募則付之領歸亦便董
龍恐必不肯西來且原任官員終難行事王瑞得

九月中到此亦可及也望之甚切幸亟促之萬不獲已以門崇文代之何如此將夷情畢竟諳熟且絕不需索土官如錢鳳翔輩未必過之近日永寧一行帶兵親至鳳皇巢等處一示振揚喚出十里獞老歃血甘結亦不徒行也翁東事尚在繫心此間曉諭防禦諸事生不敢不殫心力但省下苦於無兵動輒束手近亦有寶慶兵二營控募倘有竊發可朝聞而夕遣矣奉佈不備

柬胡廬山

一別倏餘半載矣念無日不東之府江仰藉芳猷
令通夜獨舟經行無恐商民伐木者不下數千人
行將覩開闢之象我輩廓清一念庶幾不爲徒勞
每念至未嘗不德我盧山仁山爲西人造福如彼
之厚也何敢忘何敢忘生自夏杪以來齒舌作患
已五十餘日日惟稀粥二三器而已形神交疲歸
念甚切以西事未竣未敢易言耳奈何

又附東盧山

府江覈功疏已發二丈芳績溪南公已備頌之僕

不自揣於豫所諸老借一申愬媿不足爲二丈重
也嚮者報捷之疏承石汀公屢書來示從楚中徑
發僕書覆決意差人會於廣中後因懷遠休兵三
道總戎與王參紛紛交構意必不免參論之舉一
時諸公皆謂功罪不宜相併力勸亟發功疏故不
獲已徑發此情彼時即達之石汀矣及本兵議覆
石汀未及加恩者蓋其時
廟堂之上已聞廣東大捷欲留不盡之意以懋加殊
常之典耳非以題報之先後數日爲重輕也聞廣

中諸公有未知此中情節罪僕不約石汀者使僕負媿且悔焉奈之何丈幸爲一白之尤荷僕毋老子稱生平以殺戮爲戒以此蒙恩非僕之福亦非兒子之福丈乃以爲賀是益吾懼也益吾媿也統惟炤察

柬殷石汀

適得家報潮寇已飄突閩海豈卽林酋之黨耶俞將軍恐不能支奈何朱良保等聞已圍困想不日成擒所示操募二兵幸賜早發自道總視之則爲

芸人之田自我翁視之則皆已田也懇望懇望王
瑞并楊照促令速赴尤懇

柬俞虛江

昨從者回業已啓復適接七月中家報知廣寇果
突閩中掠海口調用船三隻而去又有別影將自
平海登岸者如家鄉多事何閩人已不堪重困況
莆陽乎懸切懸切問之西垣云渠手中置有大船
二十隻兵火之器所積甚多諒自足用惟是淛兵
近多减半不審今作何處便中幸敎牙患甚苦諸

不贅及

東殷石汀

古田殘孽反側之念無時無之而近來造端則始於齋狼要蓋狼要本鳳皇巢之族乖覺無狀一向逃住上宋而又不服常安鎮管束常安有大和村獞人黃銀成者其女爲齋顯忠取之爲妾銀成往來鎮中甚密諸獞憤之狼要於七月十五日率黨二十餘徒將黃銀成殺死掠其妻男并牛七隻將牛歃血祈神糾衆謀攻常安鎮此禍之始也後右

江諸賊因節次牌榜撫諭多不聽糾狼要知其罪不可免乃聚集附近獞賊以千計於上宋等村屯劄及見省城官兵至彼策應遂潛踪匿跡稱已解散甘結㩗保而詼道叅亦遂信其無他請掣省兵不謂兵回數日十五日忽出永福五里灘刦船傷人隨圍鳳皇堡此堡係黃憲副新設僅有土兵數十名分賊田給之耕守月領魚鹽銀一錢七分大都有名無實老弱居半也狼要與附堡之獞欲逐之甘心久矣乃彼此合謀用熟獞誘令頭目常受

開門輒哄然而入帯受等不及措手致被殺死及
該道發百戸張汝能等領兵往援又被圍困幸而
奮敵衝出斬獲數賊而始少退今尚聲言攻打堡
鎮即四里諸獞亦多交通夷情叵測如此誠有大
足慮者已發省城募兵一千名往永寧仍以門崇
文統之撥兵四百名往理定聽康仁領之相機防
捕且嚴促三州及永順兵先出以備調蓋賊勢重
大不得不過為之防也鳳皇堡兵逃出尚衆雖被
害不多然其跳梁之狀糾結之勢詭譎之情必不

肯邊已今惟一意嚴守州鎮其古滿桂林嶺二小堡亦僅僅數十人行該道酌併大堡可也王世科在融縣以病回柳州不得已以許文暫代矣此間缺兵而又缺將柰何王瑞楊照萬望亟促早來營兵併祈速發庶幾稍有濟也

附柬張鳳臺

古田殘孽反側之念無時無之近有常狼要者本鳳皇巢之族也性素狡慧一向逃住上宋村巢而又不服常安鎮鈐束有大和村獞人黃銀成者其

女與帝顯忠爲婢銀成往來頻密諸獞憤之狼要乃率黨二十餘徒殺銀成掠其妻孥牛馬常安鎮謀欲擒治其黨彼遂歃血糾約六里及海灣等獞之懷異心者以數百計出沒五里灘掠船傷人仍用熟獞計賺鳳皇小堡開門襲入盖此堡逈黃憲副新設僅土兵數十名原無工食取鳳皇殘黨之地而耕之狼要與附堡諸獞欲奪之甘心焉久矣幸該道援兵至邀殺數級賊始少退報至省城[illegible]夜發兵入永寧永福防護截捕今又潛蹤山等[illegible]

但勾結之謀尚未已也公向所見教海灣等處不容不一處者茲不益信矣乎僕嘗閱貴省夷情韓襄毅公藤峽之功最偉然必二三征而後大定永寧之孽何嘗一日忘報復之心自昨歲富祿一警之後僕竊欲摘鋤一二以示懲創顧道參數數更易無可任之者且別有所忌也此行似不可已矣即懷遠之舉乃一省夷情觀望所係當事者每每以易視之此僕之所以益苦也柰何廣中山海賊勢若何便希示及僕患牙餘二月矣匆匆不能盡

東蔡敬齋

夏間藤縣蘇尹還滇之便附候計已徹鑒懷遠聲罪之役近得部咨永順鈎手仍舊徵發蓋因汝泉公之咨而議行之也汝泉共濟之誼令人感激第五開一帶爲猺寇逸路尚多非藉威稜督行所司嚴加堵遏則奔突糾投之患不無可憂者惟臺端終惠馬西氓所仰荷帡幪者非淺鮮也潮寇飄突閩海掠舟而北將來濵海之區能晏然乎又重爲鄉邦慮兄翁計已先聞矣

柬趙汝泉

頃者兩啓奉讀計悉徽台鑒矣適得部咨永順鈞兵仍舊徵發蓋緣臺端之咨而議行之也我翁恤鄰厚德共濟高誼此豈常情所易及近世所多見哉此中各州土兵日下畢集進止遲速惟視湖兵若多候一日則所謂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殆不止於千金矣槐參戎雖不敢委重統督第靖州距懷遠甚邇即一迸示麾指仍以孟守備行之其所藉於規籌者不淺矣何莫非翁之賜也耶顓此載懇

惟台慈終惠焉

東殷石汀

永寧事情昨承差董大祐行已具白門下二十五日辰刻永寧道報警甚亟賊見圍桐木鎮已殺其二賊尚不少退聞張二衆已督兵援桐木矣適又有約日圍常安富祿之報大都倡之者常狠要而陰附之者不獨下六里即上四里亦多有之蓋其心必欲去三鎮而後已也幸右江賊不附耳茲以發省城募兵一營徃永寧聽用如再有報則總郎

不容不行矣議者皆歸咎生當時不贊翁久留土兵盡鋤餘黨而又不力阻立鎮之議致鎮兵殘虐六里故有今日噫我輩苦心將焉訴之事勢至此誠有不容以竟已者奈何生孱然病體當此多艱寢食爲之俱廢險夷得喪惟有此心百凡惟終教之

東呂湘泉

嶺南別後八載于茲矣賢郎入試得拜手教兼聞山中動履感慰何如淮陽清賦本爲通邑生靈之

計非家益而人悅之也幸方守沉力任之終歲劬勤始克就緒竊謂永世之利當在于茲而吸吸之口不免焉即臨桂亦然信乎任事之難也非賴執事者以公道昌言之天理國法將漸盡矣後之任職者孰肯爲地方擔當一事哉念之長嘆僕邇來賤體多病又當多事之秋古田有常孽狼要者率黨倡亂方在發兵應之羽檄旁午形神交疲長林豐草之思日惟切切顧懷寇未殄未敢易言耳冬春事竣即投劾去矣匪欺匪欺

柬殷石汀

永寧遺孽初謂止帯狼要一人爲首適得永寧州揭報四月内有帯酋孫帯扶仰者乃狼箅子也充九江衛軍逃回發帯酋所藏七百餘金遂與鳳皇親族數孽逃倚上宋帯狼要巢分金招黨輙有此亂若非仰仗威嚴右江諸賊招之不赴即有省城募兵應援幾於不可制矣但今之事勢有難處者各州土兵皆約齊於此月中畢集無彼此並舉之理而六里賊黨以數千計募兵一舉勢必復出爲

患又不可不重為之防計惟嚴督三州將見出兵各撥足原額以固三鎮而又於各州司土兵內摘發一枝以備州城如聽撫則為防守如出沒則為截捕俟懷遠稍有次第即挑發數枝摘剿首惡其餘悉從撫處何如但適報各賊又聚於富祿鎮地方幸發兵至彼哨捕大挫而遁則跳梁之狀猶未可測也永寧道之意急於一處尚在計議耳彭守謁辭之便草率附白伏惟裁示仍督勵將吏行之東兵并參將王瑞望亟促赴用不任誠懇

東吳自湖
我翁勳勞在
社稷功德在東南中外縉紳莫不以翁之出處卜世
道輕重樞衡
寵命昕夕當下西江竚賀竚賀嶺東近捷視二源首
功相埒而課功之典今昔夐殊時使然也然翁之
崇功偉烈則固紀之旂常垂之竹帛矣豈一時烜
赫所倫耶聘以庸謭濫役茲方多事之區無一可
伸眉日頃古田遺孽帚狼要者因仇殺一獞土司

欲擒治之輙糾黨爲患幾不可制仰仗威庇旋已
底寧第情狀叵測未卜其終何似也我翁不棄顧
督教之

東呂豫所

古田殘孽反側之念無日無之近有常狼要者常
酋之族也住上宋村不服常安鎮土司鈐束有獞
人黃銀成者其女與土司爲婢往來親密爲諸獞
所嫉常狼要乃率衆殺之掠其妻子牛馬而去土
司謀欲擒治之狼要遂糾黨爲亂幸右江諸猺獞

先已禁戢不聽糾結惟十里及永福海灣諸獞多應之衆號數千出沒永福五里灘及攻圍鎮堡賴省城發兵策應俘馘二十餘徒始挫而遁若非仰仗寵靈先事以代其交發援以挫其銳幾於不可制矣但賊非外至聚則爲賊散則回村急則告招緩則復熾其情狀未可測也議者謂六里三鎮勢不相容使非摘處一二倡惡以示懲創則歲歲報警日日戒嚴恐三鎮終不可固永寧終不可安也嘗考粵西夷情韓襄毅藤峽之功最偉然旋服旋

叛數十年間三征而後大定誠以豺狼之性與犬馬終殊鴟鴞之喙與孔鸞迥別也所恃者

國家有常御之威耳懷遠之師計在十月可舉今一面督發東蘭那地南丹三州各出兵二千以實三鎮之防別發土兵一枝以固州城之備且多方招諭以示羈縻矣倘蒙門下念已成之功圖永安之計許以便宜稍加芟剔或宥其脅從討縛渠魁庶幾以一警百地方可免後虞弟聘亦得以少謝不職之罰矣懇瀆

柬董幼海

尊札發自正月至七月初旬始得拜教詢之來人廼靈川辦事吏因病滯留之故也適方子有入簾之役佳刻屬之詮次茲方登寫俟畢梓當即馳請

也台諭

廟堂鎮定之意仰仞肝鬲真愛感激感激惟懷遠之變戕官奪印事體重大弟毋老子稱日以殺戮爲戒業已達之

廟堂擬計獲兇渠可以無事征討頃得諸老手書則

又以此舉係諸夷觀望必不可已茲不獲已又將誓師矣但討罪之役主於正法伸威必不敢以殲殄爲功有負雅意統惟垂亮

柬殷石汀

吳天賞領募兵至得奉咨翰感甚感甚但二總共事稍有未便而天賞亦甘心告退聘不得已暫令吳天賞督蒼梧操兵二營爲策應哨以王梶專領募兵矣烏合之衆未有節制望翁令下總戎嚴行督約聽以軍法從事庶稱有制之兵也求寧殘徒

名雖聽撫然上宋一黨與海灣諸獞晝夜深伏所以爲防甚堅且於永福江邉大肆猖獗傷廵哨兵三四十人兵寡賊多山深草密襲剿之計難以遽施又碎江廖金牙殘黨仇恨排年向歳引兵征剿亦聚衆圍燬大水田兵堡鈔掠近村皆常狼要陸銀床倡之也已遣兵策應之須二處稍稍停妥方便於西發也地方多事如此奈何此間營堡積弛已久兵既虛冐而堡用竹木爲圍茅草爲屋一火即爾蕩然大爲可恨茲通行各道大加修葺必堅

築墻垣深浚溝塹蓋造營房方可少固防守即有所費亦不宜惜行稿奉覽倘蒙均賜督行地方之厚幸也㓮兵為采山年兄堅候部咨至八月間方行召募九月初旬在金華發行計十月望後方可入粤事多蹉跎如此又奈之何

東張鳳臺

殘孽常狼耎糾衆為亂八寨三峒諸寇絕無應之者惟貴縣邊山惡獞助惡甚熾陸銀床父子實罪之魁也近且糾碎江廖金牙殘黨亦為患賜朔江

至則遁兵退復肆斷非要約所可羈縻者也盖各
賊與三鎮勢不俱容若非大加懲創恐鎮堡之防
終不可固且重爲永寧憂之即永福之防亦何時
可巳也茲巳調田州向武兵二枝萬餘約得實兵
五千分布陽永二縣要害及省城屯劄緩則固守
急則截擊俟懷遠竣役挑其精銳引以東向一痛
處倡惡諸村庱幾地方可冀有安枕之日也貴縣
守兵目前不下千人康仁旣有專責茲又委門叅
將專劄料理矣可無煩盛慮也報復之說聞誠有

之盖謂公發帑酋之匿而又常有邉山之議屬垣之輩遂因而恐嚇播煽之理或然也僕幾欲請令郎入省居住恐搖動衆心坐是中止惟酌示何如

柬殷石汀

碎江廖莫諸賊被官兵擒斬四五十徒雖巳竄遁未即解散帑狼要等亦尚窺伺於海灣山中不日將士西發必有乘虛流突之患田州向武二州兵調尚未至雖分委三將統領防捕不可無專道監督幸吳大參至即以屬之矣湖兵聞調將出但只

官交割議用此中將官一員統領目前之人不得已以魯國賢往矣三州實三鎮兵已到雖不能如數氣勢已稍壯矣分隸收糧之事向者臺下督責再三該道未有着實奉行者以鎮兵之虛不足鎮壓諸獞恐激成變亂故耳以近日事勢觀之行亦叛不行亦叛不若乘此鎮兵稍充之時斬截行之每鎮遣官一員監其收糧使無過取之虐庶幾兵有固志而殘徒亦少戢異心也如果不服總不免摘處一二倡惡看向背何如耳師期之疏以土兵

未報督發難以刻期且欲添入殘徒爲患順師摘處一節亦一時共事者意也統容一二日耑馳請

教

又柬石汀

耑狼耍見官兵稍集率其弟族數人奔逋柳州五都招賊爲助被官兵生擒解道不惟人心痛快即古田諸良獞亦共快之廼其弟狼金輩逋囬糾賊數十徒襲入理定堡欲執哨官以爲僑償贖出其兄官兵覺而逃出攄報徑傷兵六名然而損威殊

甚此間堡敝兵虛官頑將惰每遇賊至率棄去不守雖加痛治已無及矣即今殘徒尚在竄突無定處處皆防而永福之仇猶深其防尤不可懈必俟向武田州二兵至省分布而後募兵方可西發也省下投募兵三四營初若爲多數時非得此兵及承發募一營則束手無策矣盖知多事之地不可去兵也今歲土兵報出本早只因有稍遲之說道府各官輙爾緩催至今猶未盡集然計此時必到賓州督發之期不出長至前後總帥數日內行矣

師期疏中亦止槩言耳疏稿奉裁惟速發懅懅中
入殘徒一節盖省下人士絡繹赴京不得不一報
也亦溪南公相議云云耳吳天賞王槐無甚大事
但兵心有屬與否耶吳天賞已另處營兵與之統
領王槐聽總戎區處必不得已暫留之何如王瑞
閩已來中止坡頭哨苦於乏人門崇文許文皆總
帥所甚不喜門且有永福之委將若之何

東史蕙津　槐衆戎寅

湖兵聞久已整搠至十月初旬趙汝泉撫臺再遣

旗牌至沅督調又經月餘矣迺今猶聞未集如何

此中師期已戒極遲至是月念八日必發板江計

抵太平河裏諸巢必不出初四五也若湖兵月終

方抵沅州則後期甚矣事無中輟之理萬祈亟促

以副夾攻是所引領切望餉米夫船等項勢必取

給彼中計貴道辰沅道亦行之早矣特恐有司鮮

一體之誼耳顧師行糧從糧有弗繼則橫掠之患

恐所不免又豈有司所安哉併望加意督行轉達

毋致有悞兵食以免地方之擾不惟爲粵亦爲楚

也至懇

東殷石汀

差役回奉翰教惓惓以蕤鐾爲憂仰見彰念西事

感悚倍切聘疎劣平生拙於經營然節縮一念未

嘗不切切昨府江一舉費餉僅二萬有奇時無募

兵故也今則舉大動衆造舟繕械視府江大不同

五萬之議尚恐不足聘思而憂憂而病有久矣百

凡局縮大拂同事者之心形之詞色亦屢屢矣豈

得已哉近行藩司查理兵餉東移西湊以足目前

之需而古田餘餉尚存九萬之積未敢輕用昨疏中七萬之說亦言其槩以祈憐奏留之數焉耳倘可得請勉強支撑以竣此役則大幸矣此外惟催解民欵清理税畝勸督鹽利并請臺下嚴查廣東橋税及精兵折糧銀两以充梧鎮而已別無神縮鬼輸之術也惟使翁裁示省城戍守狼兵專責之鎮安思恩田州三處屢屢申檄盖以戍梧而又戍省情委不堪故也且出兵甚少緩急無頼不可不一酌處之已行各司道議詳併乞一體督行尤地方

之厚幸也懷遠之師十一月念八日方在融縣督
發計鵰十前後方得聞抵剿消息屢督促而主帥
持重固如是也碎江賊多遁荔浦今該道祭相機
處之海灣賊多遁上宋未易卒圖耳併白

柬殷石汀　唐溪南

懷遠之師十一月念八日始發融縣鵰月初四日
開刀各獞聚板江水洲爲旅拒討及見大兵夾岸
蔽江而進望風奔潰遁入蕉花田寨諸山雖獲功
未多而兵聲已振賊膽已寒似有可破之勢矣永

福寧體張鳳臺亦貽書屢以為言邉山灣海諸惡村及上宋諸賊其在必處無疑但目前田向二兵未足辦此且永福諸賊皆奔合古底上宋若以偏師一面攻之則東奔西竄竟難收拾不得已擬俟西師稍有次第方摘發三四州勁兵或從永寧或從永福背面合擊庶幾可以成功不然如總戎之近撲下陋徒驅之散遁而已碎江賊多遁荔浦占據山灣府江道參督向武兵剿之竟獲二三十功而哨官張世勳傷故得不償失奈何今不得已順

遣永寧王參將督其部兵及田州兵協之矣益知

窮寇憑險未可以草草爲也附聞

附東張鳳臺

帝狼要首倡釁端而陸銀床廖金濫皆附和之也

狼要近已就擒其弟狼金糾同海灣下陋諸賊夜

襲理定堡欲執官僑儅以贖其兄雖傷兵僅數名

然損威甚矣海灣上宋諸賊之罪在所必剿無疑

也僕初擬調向武田州二兵至貴縣時看機有可

乘先將海灣數村樸之乃諸賊一聞兵至爲防甚

堅又因總戎西發順摸下陋機事不密且無合掩之兵不能收功徒驅之散逋而已今邊山海灣諸賊或投古底或匿脩仁碎江諸賊多逋荔浦一時二州兵力未能大有所爲不得已擬俟懷遠進兵稍有次第即摘發三四州勁兵或從永寧或從永福背面合擊庶幾可以成功盖諸賊本皆族屬巢穴又皆相通若徒以一面攻之東奔西竄竟難收拾謀之該道及叅備等官大率如此近司訓令叔枉顧亦云各賊皆不在巢徒巢無益目前姑爲守

計少需之耳計不出正月中也立堡屯兵皆事勢之必不可已者近有民猺告請助兵殺賊賊退則復其故業即爲守堡之兵俱已允行且見出兵三百協守城廂矣苟可以盡此心力僕決不敢自懈以孤知愛貧地方也康仁失事本欲亟處屢承台示及溪南公相議目前無可以暫代者姑令戴罪殺賊以自贖耳王參將志力果鋭因碎江賊奔潰浦該道請將兵甚急暫遣之往旋當入州視事亦以西師尚未即移故也此時貴縣城廂及附近村

落皆保無恐知公留神之亟瑣瑣惟情炤

東呂豫所

頃奉台劄惓惓以府江額餉爲憂仰見垂軫地方感刻何任府江之餉取足梧鎮按季請支未嘗有缺惟近議善後借支五千兩向未有發及梧鎮應解布政司年例餉銀一萬七千兩專備省城戍守狼兵及附近各營堡兵食近三四年間東省用兵南雄橋稅與廣南韶三府精兵折糧銀兩應解梧鎮者多留彼中支費遂使梧鎮轉解布政司日少

積欠以數萬計至有全年不發者此司帑之所以
益匱而兵防之所以日虛也盖彼此之分勢所不
免爾懷遠之舉餉餽浩繁若日前奏留之數不蒙
賜允古田剩餉僅存八萬之積勢必支費過半他
日地方有事何以能支用之易竭取之無門聘所
思而憂憂而病者久矣苟可少從節縮不敢不殫
此心顧多事之秋勢有不容以已者夏間有懷遠
寢兵之議小疏已具因右江各道及諸縉紳力言
此舉與否實百蠻視以作止其惡迺不果上及九

月初旬再奉

廟堂明示方敢定計徵兵則是役誠萬非獲已之計

也今仰仗寵靈幸已克捷但諸猺素恃兇狠據窟

穴未易討平遠近觀望必不敢以惜費之故苟且

塞責而永寧殘孽尚爣奔投修荔山灣諸巢其窺

伺三鎮及永福之心未嘗一日已也防剿之兵隨

處皆不可缺使非帑藏稍有存積地方之安危實

係之也伏惟亮察特諭所司俯從原請并將以後

三年贓罰事例一併留用使懐遠善後之費得有

所資則古田存剩之餉方可少積庶地方以安而成功可保也懇切懇切

柬俞虛江

使來承教公已養高甘遯絕意吞胡此爲天下國家謀則非爲公謀誠是也此中征猺之役仰仗寵靈幸已破賊矣永寧遺孽帝狼要生擒其徒黨殲戢亦衆顧狼虎之性終不可馴未卜究竟何如耳僕亦倦遊矣干戈稍戢擬即爲歸計矣李山人屢促不歸士固有志似難以强逼之也丁山事無不

留情況有公命乎草復

郭襄靖公遺集卷之二十四終